

野性的证明

[日] 森村诚一 著

何培忠 等译

“江戸川乱歩奖”“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”获奖作家

森村诚一的巅峰之作！
开创了日本推理小说的新纪元！

群众出版社

野 性 的 证 明

[日] 森村诚一 著

何培忠 等译

④ 群众出版社·北京

图字：01-2011-75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野性的证明 /（日）森村诚一著；何培忠等译．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17.6

ISBN 978-7-5014-5516-4

I. ①野… II. ①森… ②何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069613 号

野性的证明
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

何培忠 孟传良 冯建新 译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78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版 次：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张：11.375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：285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14-5516-4

定 价：39.00 元

网 址：www.qzchs.com

电子邮箱：qzchs@sohu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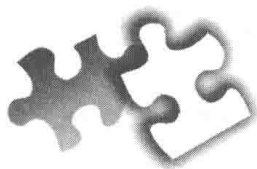
营销中心电话：010-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（门市）：010-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（网购、邮购）：010-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：010-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导 读

《野性的证明》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森村诚一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现代城市——羽代市。虽然它所处的时代是战后的日本，享受着民主、自由的现代社会制度，却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，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专制王国。在这里，大场一成便是实际上的国王，他不但是大场家族的族长、羽代市的市长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手下控制着羽代市的议会、警察、报纸、电台、银行、学校、医院等各个要害部门，从而使自己的权利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职权。

由此，虽然作为读者看不到大场一成本人如何作恶，但是羽代市里发生的一切罪恶却莫不与他息息相关。因此，当主人公味泽岳史为了一件简单的骗保案而四处忙碌时，便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整个羽代市的敌人。保险公司宁愿息事宁人，也不愿意招惹骗子背后的势力。警察本身便是骗保案的同谋，自然恨他多管闲事。而普通的市民们呢？在大场一成的独裁统治下，整个羽代市的特权阶层与平民间达成了一种“不稳定的平衡”：表面上，羽代市里的人们安居乐业，而私底下却暗流涌动，无数的罪恶在不断地侵蚀着大众所创造的财富。可是，大多数人却被蒙在鼓里，或者是视而不见，浑

浑噩噩地享受着特权者丢给他们的残羹冷炙，并自以为得计地欣欣然着。

在这样的社会中，奋起反抗的人们便往往显得既自不量力，又苍白可笑。而其可悲之处，更在于其自身的孤独。就像鲁迅笔下的夏瑜，一面为着民众的利益牺牲，一面又被民众所嘲笑，以致牺牲后的鲜血，竟被当作治疗痼病的灵药而被同类所吞吃。味泽岳史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与大场家族进行斗争的。凭借他的努力和正义感，他不断地寻找着同志，又在不断地失去着同志，直到最后，他依然是一个人，进行着与黑恶势力的困兽之斗。

虽然他最终打倒了大场家族，但却在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。而那个在最后关头送武器给他的警察，也被诊断有精神问题。这样的胜利，实在是无法让我们欢呼！

我们不能确定，森村诚一以这样的方式结尾，是否有所暗示。然而，当一个人以一己之力与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作斗争时，即使胜利了，他本人又会是何等的结局呢？尽管那个社会体系也许并不完美。

而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小说，在它已经宣判了一个社会的死刑之后，还能宣判谁的死刑呢？

目 录

第一章	空荡荡的孤村	/ 1
第二章	独裁王国	/ 27
第三章	花魁潭疑案	/ 64
第四章	作案现场的碎渣	/ 83
第五章	堤坝的祭祀	/ 95
第六章	深夜的造反	/ 113
第七章	颜色奇特的茄子	/ 135
第八章	来自过去的特异功能	/ 159

目 录

第九章 迂回的敌人	/ 203
第十章 可怕的假设	/ 222
第十一章 碎石子与岩石	/ 231
第十二章 窒息致死的阴谋	/ 257
第十三章 马利奥特盲点	/ 279
第十四章 走投无路的野性	/ 306
第十五章 野性的证明	/ 339
第十六章 植物造成的野性	/ 354



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

—

眼前一片美丽景色。四面群峰耸立，海拔都在一千公尺以上。峡谷深邃，群山叠嶂，秀丽的林木遮掩着重峦，清冽的流水穿林绕树。

高原上一大片清一色的白桦树，山坡上落叶松林蒙着一层淡淡的紫色。峡谷间现出一个小小的村落，有五六户人家。这里，平坦的耕地极少，都是在山坡上开出的梯田，种着稗子、豆子。梯田越往上越陡，直到山顶才算是有了很小的一块平地。

那看上去富于诗情画意的风景也好，翻山越岭担肥上山的种田

人的辛苦也好，对于过路人来说，都无非是一种触景生情的想象罢了。

山坡过于陡峭，不从下面埋上桩子支撑住，梯田的土就会流走。耕种这种斜坡地需要熟练地使用镐头，要摆出一种独特的姿势，攥着短镐头的把儿，弯下腰。这看上去似乎算不了什么，可是，让不熟练的人去干，土就会全部坍落下来。在这里，只有会在梯田上抡镐头，才被看作是个够格的农民。

朝阳的好地都开成了田，住房全被挤到低洼背阴儿或摆弄不好的赖地上去了。房屋几乎全都是杉树皮铺顶、小窗户。这样开窗户，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采光。

一条小溪从屋旁穿过。以这条溪流为动力的水动捣谷机咣嗒、咣嗒地重复着单调的声音。

村里就像没有人住似的，了无声息。不过，从杉树皮屋顶上升起的一缕缕淡淡的轻烟来看，村里似乎还是有人的。可是，村子四周看不到哪里拉着电线。

从全国来说，这一带也是人口密度最低、人烟极其稀少的地区。年轻人对这么个连电都没有的村子，再也不抱什么希望，不断地离开这里，因而人口过稀的趋势一年年地严重下去。

年轻人没有那种热情——凭自己的力气，把眼看就要荒废了的故乡维护一下，把它变成一个新村。

村子太荒凉、太闭塞了，以致对它不能再抱幻想，也看不出有任何前途。实际上，一年之中，它有大半年埋在雪里，既没有电，也没有姑娘嫁到这儿来。这样的村子实际上已经不可救药了。

只要不死守着这块贫瘠的土地，而是跑到城里去，就能轻而易举地赚到钱。在城市里，可以得到物质文明的享受，还有女人、美酒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包装精美的、陈列在橱窗里可以满足欲望的商品。



不管买得起买不起，总归可以看看花样、闻闻味道。于是他们就从那即将沉没的、空荡荡的“废船”上，换乘到不知开往何处的、拥挤不堪的“城市”这趟列车上去。

乡村中美丽的大自然、辽阔的旷野、新鲜的空气，以及未被公害污染的水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没有挽留青年人的力量。

年轻人流入了城市，村里只剩下老人、孩子。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以后，也都会抛弃这个村庄。

老年人几乎都有病，不是高血压，就是半身不遂、心脏病、肠胃病、肝炎等等。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，以及恶劣的饮食条件，从内部摧残着他们那成天土里滚、太阳晒的躯体。

尽管村里人减少了，但只要这个村子还在，就得维持。修整堤坝、渠道、桥梁、道路，打扫公共建筑上的积雪，在村道上耙雪开路等等，当地的这些官差全都落在留下人的肩上，多走一个，就得多摊一份。

即便是拖着衰老多病的身子来勉强维持，也终归有限——村子眼瞅着就要荒废下去。

耕种的面积，已经减到只能糊口的程度。为了节省灯油，天一黑，人们就早早入睡。

这里是个穷山窝，就连高度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单单地绕开了这个地方。就因为这一点，城里人倒觉得此地很珍贵，因此，除了冬天交通断绝的时期以外，时常有些旅行者借“寻找日本原来的样子”这股风，从城市闯到这里来。

这些旅行者并不了解这个村子面临的严重事态，而且也没有必要了解。城市的生活他们已经厌倦，只要能在清新的大自然中浸润一下身心，就已心满意足了。

溪流上哼着单调曲子的打谷机、杉树皮屋顶的农舍、层层梯田、夜晚的油灯，这一切对他们来说，并不是严酷生活的写照，而

是被当作日本山村的优美田园诗来装点这些旅行者的影集。

枫树叶大都落了。从山谷各处的树林中，徐徐升起烧炭的淡紫色烟雾。这时，村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旅行者。

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，既像职员又像学生，是个城市派头的女子。她用竹筒从溪流里舀起水润润喉咙，然后惬意地观察起这幽静的山村景象。在秋阳照射下，这座山村“内在的烦恼”都淹没在阴影之中了，没有什么明显的荒凉感。毋宁说，在灿烂在阳光下，大自然的美反倒更突出了。

这个女旅行者似乎是独身一人，没有旅伴。她很像个惯于独身旅行的人，那副肩背旅行袋的徒步旅行者打扮，更说明了这一点。

“多美的村子啊！”

她眯起眼来，看着杉树皮顶的房屋上飘荡着的淡淡的轻烟，把背着旅行袋朝上颠了颠。照地图来看，这个村子正好是在她旅行路线的中间地段。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，静悄悄的。女旅行者穿过村子时，一脚踩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。

她只觉得脚下一软，扑哧一声，心里感到一惊，忙朝脚下看去。原来是棵圆白菜扔在路上，菜叶子成了褐色，帮子已快烂了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。看样子不像是自然腐烂，而是得了什么病。她抬头一看，周围田里种的圆白菜也都烂了，颜色显得脏乎乎的，全都遭了殃。

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

她惊诧地自言自语着，没想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话音：

“软腐病！得上这个病，圆白菜就全得这么烂掉！”

顺着声音望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正弯腰站在那里。她背上背着柴火，拄着拐杖，勉强站着。那腰弯得就像要跟下身叠在一起，让人感到似乎柴火的重量直接由拐杖支撑着。看样子，她是上山捡柴回来的。连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婆都得



上山干活儿，这表明村子的实际情况是多么糟糕。

可是，女旅行者只关心老太婆说的话。

“软腐病？那是什么病呀？”

“是圆白菜、大葱、白菜得的病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祸害的。好不容易种的菜，一得这个病，村里人就没了吃了！”

老太婆满头的白发颤动起来。可是，她那悲哀的神情，却被久经风霜的皱纹掩盖住了，不很分明。

“啊！那太可惜了！不能撒点儿农药预防一下吗？”

从生活优越的大城市来的这位女旅行者，对老太婆的话尽管同情，却没有深切的感受。“饥饿”这类字眼儿，在她的词汇中恐怕是没有的。

“等一发现就晚了。”

老太婆似乎觉得跟一个过路的游客讲这些话毫无意义，就把柴火朝上颠了颠，走进最靠近路边的一所棚子似的房子里去了。两人只交谈了这么几句便分了手。这位女旅行者心里想的已不是村子里圆白菜、大白菜的病害，而是自己的后半段旅程了。

一直到中午，天气依然晴朗朗的，丝毫不必担心变天。高空中飘着的几片云，像刷子刷出来的似的，预示着好天气将持续下去。

出了村，沿着小溪是一片乱树林。四周一片寂静，空中似乎有点儿风，吹得树梢沙沙作响。流水的声音让风一吹，有时听起来像是人在谈笑。

路，沿着一条慢坡儿一点点地高上去，使人觉得天空有些狭窄。这大概是由于已来到了溪谷的尽头，两侧山岭齐上齐下地夹着的缘故。沿着这条路再走上一段，不久就来到一个小山包上。

女旅行者的脚不时在落叶堆里踩空。这一带的树上还有枫叶。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，红黄相间的树叶衬着背后的蓝天浮现在眼前，光彩夺目。由于她在林中穿行，浑身上下沾满了落叶。

她身上冒出汗来，稍微有点儿喘，心里很畅快。一个青年女子单独在这样的山里旅行，丝毫也没有不安的感觉。

她身边的许多人都劝过她：“太危险，还是不要自个儿去徒步旅行吧！”可是她相信山里人。她很乐观，认为城里人就是跑到山里来，山里人也不会起歹心。

到山里来一趟，人的本性当然不会改变。她到山里来，是为了清洗一下在城市里污染了的身心。她认为，任何人一来到山里都能够冲刷掉身心的污垢，哪怕是片刻工夫也好。

过去，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危险和不安，这也助长了她的乐观情绪，偶尔树梢、草丛唰啦一响，她也会受到惊吓。不过，大都是些山鸠或别的小动物。有时也会遇到樵夫、炭夫、猎人，这些人都很热情，爱跟她打招呼。倒是跟她一样的那些旅行者，在了解到她只是单独一人时，就会用毫无礼貌的好奇目光看着她。

可是，这也未曾使她感到不安。

水声一下子听得清楚起来，因为风突然止住了。水声使四周更显得沉寂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树林里“刷拉”响了一下。可能是兔子或猴子跳动发出的声音吧——她这么想着，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，不由得心里猛然一惊，仿佛心脏被猝然抓住似的。林子里竟走出一个怪物来。

那怪物全身发绿，乌黑的脸上两只白眼像刀剑一样闪闪发光。怪物手里好像拿着一条大棒，两眼直勾勾地死盯着她。双方正好打了个照面，躲也躲不及了。

她想跑，可是由于恐惧，全身就像套上了紧箍，动弹不得，连喊都喊不出来了。那怪物猛然看见她，似乎也吃了一惊。

怪物摇摇晃晃地朝她这边走来，一边走一边伸出手来说：

“有什么吃的，给我点儿！”

原来那怪物是个人，不过跟她以前在山里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



同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残暴的杀气。听那怪物说出了人话，女旅行者身上恐惧的紧箍才松脱开，恢复了活动能力，只是恐怖还在持续着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

声带的功能也恢复了，她本能地尖叫了一声。这意外的反应，使怪物吃了一惊。

“别喊！”

怪物惶遽地朝她扑过来。她扭头就跑，心想能跑到刚才穿过的村庄就会得救。

“站住！”身后的怪物在喊。她觉得怪物好像追上来了。

让怪物抓住就没命了！恐惧和拼死保命的本能，给她的两腿增添了平时想象不到的速度。沿着溪水，穿过乱树林就是村子！

只要跑到那里，只要坚持到那里就会得救……

她和死神之间殊死的竞赛维持了一阵。万幸的是，那怪物动作迟缓，似乎身上什么地方受了伤。

刚刚路过的村庄已经在望了。然而，在她眼里却是一段让人绝望的距离。怪物已经追上来了，甚至后脊梁都感到了那怪物急促的喘息……

“来人哪！救命呀！”

她拼命朝村里呼救。然而，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这个村子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人，在秋天明净的阳光下与人间的喧闹隔绝开来，自成一个安稳的世外桃源。

二

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左右，岩手县警察本部宫古警察署收到了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。报告说，岩手县下闭伊郡柿树村，有个

叫“风道”的小屯子，住着五户人家。屯里的居民全被人杀死了。

发现人是个女巡回保健员。

当时，她看到屯里有成群的野狗，还有大群的乌鸦在上空盘旋，便起了疑心。进屯一看，果然发现出了事。

风道屯没有电，当然更不会有电话。年迈的女巡回保健员吓得快要瘫了，硬挺着身子跑了二十里路，到柿树村派出所报了案。

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立即上报警察署，然后又取得消防队和青年队的支援，火速奔赴风道屯进行现场调查。

女保健员只知道出了人命，详细情况一概不知。风道屯现有居民十三名，如果他们全部被杀，那就成了无头巨案。

这一带是北上山区的中央高地，素称“日本的西藏”，在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岩手县，也算是人烟最为稀少的地区，每平方公里只有几户人家。

特别是近年来，风道屯的居民不断全家外迁，所以，人口过稀的趋势与日俱增。

由于这个屯干农活儿累人，生活艰苦，根本没有姑娘嫁进来，屯子里的年轻姑娘都往城里跑。

年轻人都担心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风道屯就会完全荒废。于是，他们都想暂时离开屯子，到城市里找个工作，搞个对象。有些人家的大儿子跟父亲商量说，进了城就容易找对象了，婚后生个一男半女，女人就会死心塌地地回到屯里同丈夫过日子。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打算进城的。

然而，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。他们一旦顺利地找到对象，就在城市里安顿下来，不再回屯了。

城里是个花花世界，而故乡至今仍是一个缺少娱乐、生活单调的地方。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，只能过填不饱肚子的日子。一个人过惯了舒适的城市生活，就再也不想回故乡了。于是，全家人也就



去投奔进城的大儿子，离开了村庄。

人口越来越少，屯里的经济本来就很困难，现在更加拮据了。医疗卫生、福利事业、文化教育、防灾、修路、筑堤等，都无法维持。眼下，风道屯的居民连自个儿的健康管理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了。

作为应急的医疗措施，女保健员每月去风道屯巡回医疗一两次，所以这个事件就被她发现了。

过去，这一带出现的案子，无非是些偷鸡摸狗的事，其余的也只不过是些城里来的脚夫或游客们的打架斗殴罢了。

人一少，案件自然也少，性质也比较简单。然而，这次却是全屯人遇害。这种案子即使不发生在这人口极其稀少的地区，也会是件骇人听闻的巨案。

官古警察署非常重视这一案件。他们一边与县警察本部取得联系，一边动员署长以下可以出动的人员，全部开赴现场。

他们到达现场时，已是下午两点多了。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、消防队员以及青年队员一行十人，已经提前到位，正在保护现场。

“你们辛苦啦！”

村派出所的警察举手行礼，表示欢迎。从警察们一个个严肃的面孔上，署长看出报告是真实的。

“还有活的吗？”

署长至今还抱着一线希望。

“都死了。”

“小孩儿也被杀了？”

“您亲自查看一下吧！”

村派出所的警察们垂下眼帘。

风道屯变成了一个大屠场。根据村公所的户籍记载，这里居住着五户人家，共十三口人。

户籍的记载是这样的：

长井孙市（五十三岁）、长井吉（五十一岁），农民兼猎户；长井正枝（十五岁），中学三年级；长井赖子（八岁），小学二年级。

内山增三郎（六十六岁）、内山千代（六十二岁），农民。

大泽麻佐（七十二岁），农民。

濑川寅男（五十九岁）、濑川渡根子（五十八岁），农民；濑川留男（十岁），小学五年级。

手塚新平（六十五岁）、手塚须惠（六十五岁），农民、烧炭；手塚未子（九岁），小学四年级。

从前，这个屯子有三十户人家，八十多口人。由于人口不断外流，目前就剩下这么多了。而且，现在的这五户人家，成年的孩子也都跑到城里去了，留在家里的仅仅是些年老力衰的长辈和年幼的儿童。

风道屯从北往南数是长井家、内山家、大泽家、濑川家、手塚家。从屯中的小河上游往下数，左岸是内山家和大泽家，右岸是长井家、濑川家和手塚家。有一条一米宽、南北走向的道路从屯中穿过，和小河交错穿插着。由风道屯出来往北走，直到山梁那边都没有人家。

长井家的两个女人、内山夫妇、濑川渡根子、濑川留男、手塚新平共七人是在屋子里遇害的；长井孙市和正枝则横卧在房屋与小河之间的田地里；大泽麻佐倒在自己房子背后的小河边，半拉脑袋在水里；濑川寅男死在自己家门口；手塚须惠他们娘儿俩在小河与